



网络：

21世纪的权力与挑战

蔡文之○著

网络： 21世纪的权力与挑战

蔡文之○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网络:21 世纪的权力与挑战/蔡文之著.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075 - 2

I. 网... II. 蔡... III. 权力 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844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陈楠

网络:21 世纪的权力与挑战

蔡文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6.25 插页 1 字数 227,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7075 - 2/C·284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信息权力的出现与网络时代的范式革命	001
一、网络时代的权力概念	001
(一) 作为资源的权力:权力的资源和物质属性	003
(二) 作为组织的权力:权力的组织和管理特性	003
(三) 作为观念和意志的权力:权力的非物质性	005
(四) 权力的核心是信息和知识	006
二、信息本位与信息权力	007
(一) 网络时代的信息本位功能	008
(二) 衡量权力的新尺度	009
(三) 以“比特”为基础的新格局	010
三、软权力概念与信息战略范式的出现	010
(一) 网络革命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011
(二) “有形权力约简”与软权力的兴起	011
(三) 权力内涵的变化与信息战略范式的出现	013
四、信息/网络时代的范式革命	015
(一) 网络权力的构成和表现形式	016
(二) 权力公式的新发展:新的财富源和权力源	018
(三) 虚拟超国家信息权力结构的形成	019
第二章 互联网革命与网络空间的兴起	024
一、互联网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024
(一) 政府不经意行动的结果	025
(二) 发展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026

二、网络科技的扩散和网络用户的发展	030
(一) 网络技术的高速扩散和普及	030
(二) 网络用户在全球的迅速发展	031
(三) 全球各国实现互联网连接	032
(四) 互联网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	034
三、网络空间的兴起	035
(一) 关于“网络空间”概念	035
(二) 网络空间的疆域和组成要素	038
四、全球互联的革命性意义	040
(一) 新的技术概念引领着划时代的范式革命	040
(二) 知识和信息创造着新的增长方式和经济逻辑	042
(三) 网络革命实实在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043
 第三章 网络的运作机制和结构特性	052
一、互联网的运作机制和文化传统	052
(一) 互联网的体系结构:开放和分散	052
(二) 互联网的运作方式:虚拟连接和多向互动传播	054
(三) 互联网的秩序机制:共识和自律	056
(四) 互联网的主导文化传统:非官方性和广泛参与性	058
(五) 互联网管理权的争议	059
二、互联网的地理概念和特性	062
(一) 互联网地理概念的客观存在	062
(二) 互联网地理概念的恢复和强化	063
(三) 互联网基本管理单位的空间特性和地理联系	065
三、互联网的空间结构和特性	067
(一) 一个无边界的新型社会空间	067
(二) 一个具有特殊社会性的个人感觉空间	068
(三) 一个既真实又另类的异位空间	069
(四) 一个虚拟的混合空间	071

第四章 联网革命的地缘政治特点和新的权力格局	072
一、联网革命的地缘政治特点	072
(一) 全球互联构建新的关系结构	072
(二) 互联革命与网络效应	074
(三) “网络信息流”直接影响国际政治过程	075
二、网络时代的战略环境	076
(一) 国家为中心转入网络为中心	077
(二) 网络空间成为国际冲突的新战场	079
(三) “局部”和“区域”的概念被改变	081
(四) 文化疏离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现象	082
三、新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格局	084
(一) 新的权力关系与均衡模式	084
(二) 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	086
(三) 新的社会不公酝酿着新的国际冲突	089
第五章 网络权力悖论	091
一、在国家层面上:网络既是权力源,也是威胁源	091
(一) 网络权力与网络威胁	092
(二) 网络赋权催生新的权力阶层	093
(三) “联盟关系”与“风险效应”	094
二、在社会层面上:网络既是解放工具,也是控制工具	096
(一) 网络是一种解放工具	096
(二) 网络是一种控制工具	097
(三) 互联网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	099
(四) 互联网的价值取向听命于信息富裕者	101
三、在个体层面上:网络赋权背后的控制和操纵	102
(一) 网络技术专制——特权阶层的操纵	103
(二) 网络“把关”——残余的自由	103
(三) 网络的“议程设置”——思想和传播的受控	105
(四) 互联网对个体行为的控制和塑造	106

四、规避权力与权力滥用:新的权力悖论	107
(一) 选择权与政治极端主义	109
(二) 话语权与极端个人主义	110
(三) 规避权与政治疏懒	112
第六章 21 世纪的安全观:构筑多维度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114
一、网络和信息安全正在成为新的安全要素	114
(一) 难以控制的信息跨国流动	114
(二) “网络风暴”引发全球安全效应	116
(三) 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不断上升	117
(四) 网络特性挑战传统国家权力	118
二、21 世纪的安全观	119
(一) 时空概念对安全含义的新诠释	120
(二) 信息安全概念的浮现	121
(三) 信息安全涉及的主要内容和类型	123
(四) 全球化呼唤新的安全观	124
三、构筑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	126
(一) 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战略性思考	127
(二) 构筑多维度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129
(三) 以美国为例的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战略	131
第七章 网络对国家政治和社会整合的威胁与影响	134
一、网络背景下的国家政治安全	134
(一) 网络政治动员的表现和危害	135
(二) 网络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138
二、网络对社会安定和整合的威胁与影响	142
(一) 网络信息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威胁	142
(二) 网络“意见气候”和“网络舆论”对社会整合的冲击	144
(三) 网络交往的群体极化现象对社会的离心作用	146
(四) 网络文化对社会文化基石的震撼和挑战	147

第八章 网络对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威胁与影响·····	151
一、网络金融: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151
(一)网络金融的地位和作用·····	152
(二)网络环境下的金融安全威胁·····	156
二、电子商务:网络条件下新的经济运行方式·····	160
(一)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和革命性意义·····	160
(二)电子商务的安全风险·····	167
第九章 网络犯罪与网络侵权·····	171
一、网络环境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	172
(一)“跨国有组织犯罪”概念辨析·····	172
(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新特征·····	174
二、网络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和威胁·····	176
(一)传统犯罪的变异和升级·····	176
(二)网络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和威胁·····	183
三、网络侵权·····	185
(一)对人格权的侵犯·····	185
(二)对知识产权的侵犯·····	188
第十章 网络的系统安全威胁·····	192
一、网络系统安全威胁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193
(一)先天不足的运行机制和理念偏颇·····	193
(二)技术缺陷和安全技术开发的滞后·····	194
(三)管理机制上的混乱和落后·····	196
(四)立法缺失和国际监管的困难与乏力·····	198
二、网络系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和趋势·····	199
(一)网络系统安全威胁的类型·····	199
(二)网络系统安全威胁的实施主体·····	201
(三)常见的网络攻击手段·····	204
(四)网络威胁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	205

三、网络系统安全威胁的时代挑战	207
(一) 对系统的高度依赖,加剧了威胁和破坏的弥漫性	208
(二) 网络安全的不对称性,增加了防范和治理的难度	210
 第十一章 直面网络双刃剑	213
一、积极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	213
(一) 制定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	213
(二) 多元的政策选择与趋同现象	224
(三) 普及信息化教育,惠及全体国民	226
二、多管齐下的网络监管和治理	228
(一) 完善法律制度	228
(二) 更新技术手段	234
(三) 尝试“共同管理”	235
(四) 警方治理模式	238
三、创造互联网的未来	240
(一) 下一代互联网的研发背景和发展趋势	240
(二) 下一代互联网的特点和运行模式	242
 主要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51

第一章

信息权力的出现与网络时代的 范式革命

借助于互联网这个信息全球化的理想工具,以信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得以在全球推进,使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结果引起权力概念的变化。这是目前世界正在出现的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的最重要方面是,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以信息本位和信息权力为主要特征的范式革命。在这种范式革命的影响下,世界的权力格局、增长和发展模式、竞争与威胁战略、社会控制和治理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维度和趋势,从而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一、网络时代的权力概念

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和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不再以诸如某个办公室或某个组织的权威之类的传统标准为基础,财富的含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信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①

这是罗马俱乐部成员、著名的系统哲学家 E. 拉茨格在 20 世纪对权力性质的一种预测性描述。事实上,网络时代不仅改变了权力和财

^① [美]E. 拉茨格著:《决定命运的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6 页。

富的性质及游戏规则,而且改变了权力的分配形式。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与赋予权力已被公认为是网络时代的四个重要特征。伴随着网络的诞生和发展,网络权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可以说网络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一系列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均由此而起。因此,对网络权力进行辨析、解读和界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网络社会的特征,更适度地把握网络社会给我们提供的机会,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挑战。

权力(power)是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力的理解和定义却是见仁见智,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准确定义。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把权力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①或者“权力是指那种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②

从权力的属性看,实际上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已提出了若干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观点。传统上,政治学家认为权力具有两层最主要的含义,即权力是一种由资源派生出的力量,以及权力是一种进行组织和管理权威。这种关于权力两维度的观点以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为代表。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提出了关于权力两维度的观点,但是他并未对权力的组成内容及其具体内涵进行分类,而是提出了另一种两分说,即把权力分为“硬的”有形权力和“软的”无形权力两种。关于这个观点,我们将在下文作专题讨论。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则提出了关于权力的三分特性的观点,他从破坏性、建设性和整合性三个维度对权力进行了分类。综合而言,肯尼斯·鲍尔丁提出的三分特性是迄今为止关于权力成分和维度的最系统的观点。

对学术界关于权力概念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大致可以按三

① [美]丹尼斯·朗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②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p. 26.

个不同的维度或特质来具体讨论权力到底代表什么。根据这三个维度,我们可以把权力看成是物质性的、组织性的(或称系统性的)和非物质性的。这个三分法适用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切领域,因为这些个别领域在观念上都是以物质、组织和非物质为基础的。

(一) 作为资源的权力:权力的资源和物质属性

一般而言,权力都与一定的资源条件和物质支撑联系在一起。日常生活中一个最普遍的事实是,不名一文者,或没有足够物质条件者,通常是不具备驱使他人的权力的。从更广阔的宏观层面上看,一个国家或行为者是否具有强迫、控制或影响其他国家和行为者的权力,就要看它(或他们)是否掌握可以用以强迫、控制或影响一个国家或其他行为者的资源和能力,其典型内涵包括有形物质资源和能力,像石油、武器装备、工业能力和人力。它们也可以是不完全有形的资源和能力,像掌有流动的金融资产、办公设施,或具有合法权的工具手段等。从许多方面说,这是关于权力的最古老,也是最自然、最本能的观点,也是关于权力的最基本的观点。

长期以来,这个观点是进行地缘政治分析的依据。正如克劳德(Inis Claude)指出的,民族国家的权力“主要由军事能力构成,即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形成强制、杀戮和摧毁能力的元素”。^①使用更正规的学术用语,这个观点就是广泛使用的“综合能力指数”(composite capabilities index)的含义,该指数由军事、工业和人口等指标组成,表述为武装力量的规模、军事预算、钢铁生产和工业燃料消耗量,以及总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比例等。这是进入网络时代之前人们常说的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所谓硬实力的同义语。

(二) 作为组织的权力:权力的组织和管理特性

这个观点认为,从本质上讲,权力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行

^① Inis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6.

为者之间的关系格局,而不是一种属性或所有物。权力的掌有、形成和运用,不仅取决于是否掌握资源和物质支撑以及这种有形支撑与掌有的多寡,更取决于对这些资源和有形能力的组织、管理、支配和运用。一个组织如果知道如何利用他们可以控制的资源和能力,即能熟练地应用其知识来支配和控制这些资源和条件,它就掌有更大的权力,尽管它不掌握很多有形资源。根据这个观点,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许多物质资源,它仍然可能变得十分强大,例如日本在 20 世纪初就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当然,资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种作用须取决于掌有(或缺少)这些资源的行为者或系统的身份特质、名誉、地点和其他关系属性。

这个观点的核心在于关注权力是如何组织和运用的,即人们、一个国家或其他行为者和系统,是如何进行组织以利用他们可以控制的资源和能力的。它所着重强调的观念是:权力是社会系统意图和行为的函数或反映,不管它的资源基础如何。

尽管早在经典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权力的这个维度,但真正从组织和行为角度去研究和认识权力的内涵与实质,却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事情。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了一些对行政行为进行研究的力作,向人们显示权力取决于对它的组织。例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曾通过对行政行为的研究提出了权力必须进行组织的观点。其中的一些研究表明,组织意图和其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渠道与信息流的结构形式。

其实,回顾一下从部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历史,对权力进行组织的重要性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已得到印证。在许多个世纪中,血缘关系逐渐被科层组织所代替,后者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按照像君主政体和军队这样的集权化制度模式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显然比部落更强大,因为古典形式的部落几乎不能够组织集体农业,更谈不上对被征服的部落进行治理。史密斯(R. E. Smith)在《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中曾经指出,罗马帝国在对其权力和治理结构进行根本改造之前,一直未能将其潜在的权力发挥出来,只是在它放弃了发育不全的部落结构和组织体制而采用行政体制后,帝国的权力才达到了顶峰,因为只有行政化

体制和组织管理方法才能使帝国有效地实施对不断扩大的疆土(资源)以及被帝国征服的臣民进行统治和控制。在进行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罗马帝国遭遇到了各种各样不可预见的行为。史密斯认为“这是所有国家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必定要经历的一个阶段”。^①这些发生在罗马帝国时代的事情,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组织管理对于权力的重要性。

到18世纪,从处理复杂的商业交易和推动工业发展来看,民族国家制度显然就不如竞争性市场制度有效。现今正在崛起人类历史上的第四个主要的组织形式(组织机制):信息时代的多组织网络。这种网络组织比部落、科层组织和市场体系都强大,正在成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像要求共享信息、协调战略和联合行动的人权团体)的强大的组织形式。可以肯定地说,伴随着网络结构的出现,权力的组织和管理维度与特性必定会产生新的历史性变革。

(三) 作为观念和意志的权力:权力的非物质性

权力取决于深层次的心理、文化和观念结构,它使得“权力之权力”几乎成为一种宏大的物理现象。这样,权力便成为融合在空气中的讯息,而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物质。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也是权力源。空袭是显示物质权力的最有力、最集中的方式,但往往不能摧毁众志成城的人民的意志。所以,一些理论家和战略家对国家能力的定义做了扩展,将意识形态和民心列为国家能力的内容。从某些方面看,这也是一种关于权力的经典观点。

近现代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权力的这种非物质属性早就有了认识,并提出了一些经典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论述“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媒体的观点就属于这个范畴。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将其哲学大厦建造在权力是意志所造的观念基础上,他所说的“权力意志”的根源就是主导性伦理法律体系。福柯

^① R. E. Smith, *The Failure of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Michel Foucault)非常强调思想和观念的重要性,是观念导致权力这个观点的主要鼓吹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是 20 世纪末期积极鼓吹黑格尔关于思想和权力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家。在信息时代具有探索精神的思考者中,关于权力非物质性的观点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其中托夫勒夫妇的努力最为突出,他们多次强调指出了权力的非物质性。事实上,这个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应合了信息/网络时代的特点和需要。

(四) 权力的核心是信息和知识

权力之所以具有非物质属性,这是因为它的核心是信息和知识。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信息和知识在一定意义上是权力的源泉,而这是非物质的,所以权力便具有了无形的、非物质的特性。

追溯历史我们发现,至少从希腊诸神时代开始,信息就与权力、战争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对信息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探索就吸引了众多的政治理论家和军事理论家。例如,中国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孙子就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英国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信息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发展成为列强的关键:“对于进行战争来说……当一个国家处于年轻阶段时,武装确实能使其兴旺发达;当一个国家处于中年时,学习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之后,就需要依靠武装和学习共同支撑。”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认为,知识在战争中是“一个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至关重要的因素”。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绘制地图就是“了解”司法管辖、军事部署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旦能够按地区对知识进行分析,就能把握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形式(态)的过程。”

从上述引语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某些非物质的、抽象的东西,比如一条信息或者一个片断知识,可以具有确切的实用意义,用以增强一方的力量以压倒另一方。一个行为者行使其权力,便可能掌握这样的信息,而信息则反过来成为权力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信息就是权力”,“信息就是力量”。

目前人们越来越同意这样的观点:信息通常是非物质的,但它却是构成所有物质的最基本成分(或者说是一切物质的基本属性)。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权力主要是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但现在却越来越认为权力在本质上是非物质性的,甚至是超自然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在世界进入 21 世纪之际,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具有哲学和历史意义的变化是:权力越来越“软化”,信息越来越“物化”。^①随着信息变得越来越物质化,权力变得越来越非物质化,信息与权力这两个概念就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

在网络时代,权力的这种软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并对人类的文明进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机理就在于信息和知识在网络空间(当然也包括一切人类空间)的主宰性意义。

二、信息本位与信息权力

网络革命带来的最深刻的变革是,它正在改变以地理单元为基础的有形权力秩序,即作为资源的权力秩序。我们把这种权力秩序称为衡量权力的尺度或标准,即权力本位。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土地等有形资源是财富的基本来源,是权力的基本衡量尺度。正在出现的后工业网络时代,权力的许多方面以信息形式存在,信息本位正在取代有形资源(往往可以简约成金钱本位)成为衡量权力的基本尺度。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计算机和电讯的结合,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网络社会。不论性别、种族或肤色,互联网传送着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之间的全球性对话。这种对话的影响,就和村庄的对话一样,是巨大的——并且其力量被放大了许多倍。它成为一个效能巨大的观念集会场所,并在整个全球村范围内普遍扩散其影响,起着重要的本位作用。

^①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Information, Power, and Grand Strategy: In Athena's Camp: Preparing for Confli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SIS, 1996.

(一) 网络时代的信息本位功能

正如瑞斯顿(Walter Wriston)所言:在一个村庄中任何创新的消息都会被分享,如果任何人得到了升迁或是新的特权,每个具有类似条件的人就会很快要求获得同样的待遇。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这些人就和我一样。这是每个村民的心态。进而言之,一个全球性的村庄应该具有全球性的风俗。拒绝别人的权利,不再意味着拒绝一个他们从未体验过的抽象事物,而是意味着侵犯这个村庄已经建立的风俗习惯。即使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这种权利并因此而富裕快乐起来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这些权利和相关的结果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比较的衡量标准。全球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能够更加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旦人们确信这么做是可行的,那些拒绝这些新变化的人就会被施以巨大的压力。这就是网络时代的信息本位功能,这就是新的信息权力的表现。

在这样的科技、思想和社会环境中,各种行为者,特别是非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都会最充分地利用其信息权利和机会,那么信息活动和信息流必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现象。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与跨国网络经济耦合在一起,将会出现信息全球大流动的两难局面。网络空间内这种难以控制的信息流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信息本位,对主权国家政府施加压力,并且随着时间的转移还将进一步影响世界各地的政治过程。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林肯在去他的第一次就职典礼的路上所表达的观点,即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仅给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自由、希望,同样也能给全世界的人民在未来的所有时期以自由”。当林肯说这段话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听见。但今天,他的话语和自由概念已经带给了数量空前的人群,这是对林肯预见的延续。

由于信息/知识的固有价值 and 重要性,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不断网络化和无国界化,以及货币形态的日渐异化,信息本位正在逐渐替代金钱和其他实物,甚至传统的权力,而起着绝对重要的支配作用。事实上,近年来发展最成熟的全球网络金融世界的信息跨国流动,已经向我们显示了这个新的权力本位的威力。